



# 菜盒子 里的时光密码

井玉梅

母亲是烙饼高手,菜盒子更是她的拿手绝活。尤其在夏日,当莧菜吸收了炽烈的阳光和暴烈的雨水,肆意泼洒生命力的时候,她便要张罗着做这一口了。她并不常做,仿佛菜盒子是一种时令的仪式,非得等到菜蔬积攒了足够的能量,非得等到一家人的胃口都被吊得高高的,她才肯从容地施展这番手艺。

首先得收拾那些莧菜。菜是前一天从园子里摘回来的,母亲只掐莧菜最嫩的尖儿,摘的时候还带着水珠,亮晶晶的。洗净莧菜,放在甑片上晾一晚,第二天一早,外表干燥的莧菜就会被细细地切碎,浓郁的、属于泥土的清新气息,一下子迸发出来。

我总爱在一旁看着。看她倒面粉,加水,将松散的面粉揉搓成光滑的面团,然后用那根两头尖、中间鼓的擀面杖,利索地向前推。面团在她手下听话得很,转着圈儿地延展,接着就能看到面皮在擀面杖上上下下翻飞,卷上,又擀起,不一会儿,便成了一片匀匀的、圆圆的薄皮,像硕大的银盘,静静地铺在案板上。

最奇特的是她铺菜与撒蛋的法子。她把高粱秆子做的馍盘子翻过来,将擀好的面皮,平平地摊在上面,切好的莧菜则堆在面皮上,再均

匀地铺开,撒盐,滴香油。她拿起鸡蛋,用尖头在桌子上轻轻地磕碎一小块,抠下碎壳后,以蛋为笔,蛋液为墨,开始书写篇章——只见她将手悬在莧菜上空,微微顿一顿手,那金黄的、黏稠的蛋液,便如同雨点从天而降,悠悠地、一圈一圈地淋在菜上。她的手极稳极匀,那蛋液也分布得极妥帖,像是给切碎的菜缀上了点点花朵。此时,另一张备好的面皮被飞快地盖上,手指灵巧地在四周轻轻按实。一时间,馍盘子上便卧着一个圆满的、鼓胀的“月亮”了。

在母亲铺菜撒蛋时,鏊子底下,文火慢燃。母亲托着馍盘子的边沿,翻转手腕,把“月亮”顺势拍在鏊子上。片刻后,那面皮的边缘由白转透,泛起些微焦黄的斑点。我仿佛能听见里面莧菜的汁水被逼出,与蛋液温柔地交融,发出细微的、无声的合唱。此时,她用木挑子小心地探入菜盒子的底部,两只手配合着,我还没看清楚动作,那菜盒子便在空中利落地翻了个身,重新落在鏊子上。露出一面,是漂亮的,带着浅褐色烙花纹路的烙痕,一股浓郁的、混合着面焦香与菜清香的暖气,直扑入鼻。

待到两面都烙得恰到好处,母亲便将这热气腾腾的

“月亮”请到案板上,用刀“十字”切开,分成匀称的四块。切开的刹那,最是动人。你看那断面:边缘是半透明的、带着韧劲的面皮,往里,是熟了的、依旧翠绿的莧菜,而其间,那蛋液早已不是液体,它凝结成一片片嫩黄的、云朵似的块状,丝丝缕缕地嵌在菜的纤维里。菜的清鲜,蛋的醇美,面的麦香,还有油盐恰到好处的提点,全都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处。

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拈起

一块,顾不得烫手,大口咬下。外面是微脆的,里面是软糯的,莧菜略韧,鸡蛋嫩滑,交织出丰富的层次感。

多年后,我吃过不少精致的点心,尝过南北各色的馅饼,但总觉得没有一样能及得上母亲那菜盒子的风味。我想,那风味里,不仅有面粉、菜和蛋的完美融合,还有她揉进面里的耐心,有她悬手撒蛋时的专注,有她烙饼时额上细密的汗珠,更有家所给予的、最本真的慰藉。

偶尔,我也尝试着做做,用菠菜、韭黄或任意食材。不管口味如何变化,咬上去的每一口菜盒子,咀嚼的都是旧日时光。那温润的暖意,从舌尖一直滑落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,至今不散。



●牛博士问道

## 酒和瓶

戴逸如 文并图

蒙森说:“新酒或许不能装在旧瓶子里。”

牛博士说:“装了会怎样?不装又如何?这里藏着颇为诱人的问题。”

三十五

于德福见自己出了丑,心里不服,耍横不成,又来软的:“陈会计呀,你看我这个腿都残疾多少年了,媳妇也混没了,苦了吧唧地混日子,你就没点儿同情心吗?”

陈会计说:“我知道你腿脚早就有毛病,可你没有残疾证,上级也没你的档案,我这表里没你名字,你不能怪我啊。”

于德福把胳膊一轮:“得了吧,刘大拐他们的残疾证怎么来的,你敢说不是你们帮着办的?别像磨坊的驴蒙着捂眼儿布说瞎话,你就来句痛快话,我的残疾证办不办?”

正在这时,李金才和马怀云走了进来,于德福一见,跳了起来:“正好,拍板定案的来了,我的残疾怎么办吧?”

李金才说:“我一进院就听见你闹了,于德福,你还有完吗?我早跟你说清楚了,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,我要不要带着你去民政局再做一回鉴定?”

于德福眨巴眨巴眼:“啊,你找的那人糊弄我,说我俩腿

十月,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杭州,本该秋风轻吟,满城桂香,“若壅若栺,恍入灵鹫金粟世界”。呼吸之间,“五内芬馥,心清神逸”。然今年夏季明显延长,且气温偏高,桂花迟迟未开,玉兰、樱花却“瓣影红绡,争妍弄色”。

翘首以盼,忽日,秋雨悄然来临,气温陡降,枝叶飘零,落叶纷纷。触景生情,我想起了杜甫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诗句,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,写起晚秋之景,竟是如此深情。

秋意浓兮,空气中总弥漫着几分萧瑟却宁静的气息,这宁静,源于其别样的美。被秋意渲染的美景何其多。最明显的一种,枫叶火红绚烂,一眼望去,满满都是深秋的热烈之美。

秋意浓兮,田野里的稻谷和玉米,一夜之间由青绿变成金黄,这样的稻谷或玉米,滋润饱满,一派丰收景象。

秋意浓兮,各种菊花竞相吐蕊,形态各异,美不胜收。秋风中,它们轻轻摇曳,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事,又似浅唱着秋天的赞歌。而我的母亲每年此时,就会采下朵朵杭菊,晾晒在院子里,自然风干后,只需一朵菊花,加几粒冰糖泡茶,抿上一口,清香扑鼻,回甘悠长,淡雅如清风,令人陶醉,又能解秋冬之困。

秋意浓兮,残荷上的露珠,仿佛儿童的纯真眼泪,晶莹剔透。茎秆上的裂纹,记录着它们成长中与风雨抗争的历程。枯败褐色的荷叶,映射着季节的更迭与生命的轮回。残荷之韵,是晚秋的诗篇,更是生命的赞歌。用心感受着那一池的静谧与凄美,喧嚣的尘世中,我们就会得到一份宁静与慰藉。

秋意浓兮,也能让我们的心一下子沉静下来啊,生命的每一步,因此多了份温柔与从容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## ××基础,××就不基础

丁士舜

近期,网上悄然流行起一种穿搭法则:“基础款就不要再搭基础款”“上身基础,下身就不基础;下身基础,上身就不基础”。这种带有极强反差感的句式,迅速在网络中流行开来。随着网友各种二创玩梗,“××基

础,××就不基础”迅速破圈,现已演变为万能模板,广泛应用于穿搭、社交、职场等领域,并衍生出美食、健身等场景的“搭配法则”。如“做法基础,原料就不基础”的甜品案例;再如“工资基础,工作量就不基础”的职场自嘲。

连载

## 凡人琐事 我的回忆

章开沅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四十三、就读金陵大学(5)

复员后校园的暂时平静已经不复存在,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。

按照我的个性与既往经历,我应该是很快投入进步学运,但我回校以后却未能及时表明政治态度。原因是多方面的,如入学不久,对周围情况不大了解,也没有进步同学主动与我联络,寒假又完全与外界隔绝等等。但最主要的原因,还是“青年军联谊会”这个组织对我有所约束。寒假

期间,预备军官管理局曾经给所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发出通知,要求立即成立各高校“青年军联谊会”的分会,但并未告知成立办法与会务领导候选人。回校以后,我发现分会已经成立,并选出王昆山等五人组成干事会,王被一致推选为干事长。王昆山是皖北人,退伍前是宪兵,不属于青年军系统,所以大家对他很不熟悉。说老实话,在旧军队,多数士兵与基层军官都很讨厌宪兵,仿佛司机之仇视警察。但是,大家为什么偏偏选这个宪兵来当头头呢?据知情同学说,此人好像原来就与预备军官管理局有过联系,是管理局指定由他召集开会成立分会的。他较有社会经验,能会说会道,办事麻利,所以大家就一致选他担任干事长。我们复员青年军来自全国各地,很多都互不相识,向预备军官管理局报到并领取补贴(学费已经免除),由于都是由个人自行办理,因此很不方便。金大联谊会成立以后,首先就把这些事务统一办理,由联谊会领取

后一并交学校伙食团。当然,这正是预备军官管理局对青年军复员学生加强约束的重要措施,而王昆山便成为他们的重要依靠。

第一学期,由于金大刚从成都迁回不久,部分宿舍尚未修复,我们这些青年军新生大致有五六十人,都挤住在一栋宿舍顶层两间面对面的大房间里,清一色双层铺,除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放杂物外,别无其他任何桌椅。我与王昆山恰好同屋,不过我住在近门处双层床的下铺,出入比较方便;他却住在最里面,并且睡在上层。他似乎有意选的这个床位,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室,我们的一举一动便都在他的视线注视之中。我与他从未交谈过,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成见或不敬之处,但有件小事却引起他对我的不满。我原先在九中时曾用旧砚台背面雕刻过一幅自画像,自认为是一幅比较满意的标准像。那砚台早就遗失了,但我进入金大后却未能忘情旧作,根据记忆用铅笔重新画了一幅自画像,并且贴上硬纸加固,放在床头。

连载

## 情暖陈家湾

杨伯良 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长短差不到五厘米,差一米那不是少一条腿?”

李金才说:“你颠脚是事实,但人家不给你定级,你没有残疾证,国家政策是铁的,谁也不能因为你改政策啊。”

于德福说:“刘大拐是残疾,我不是,都是上级给的钱,多少也让我沾巴点儿,实在不行给我弄个一次性补贴也行啊。”

李金才板起脸:“于德福,该给你的少不了你的,不该给你的不能瞎给。”

于德福歪歪脑袋:“啥叫该给?啥叫不该给?我的毛病也是明摆着的,怎么,都是瘸子,他们就可以有残疾证,我就没有。”

李金才说:“你别闹了,你这点儿毛病,根本不影响劳动,你要是不懒,所有农活儿你都能干。”

“咦,李金才,你意思我这瘸是装的,对吗?李金才,我说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要不把这瘸脚让给你,赶明儿你瘸几天试试,看看干活儿方便不方便。”

马怀云做了个往下压

的手势说:“行了,李书记你消消气,于德福的事好解决。”说着,他拨通了县民政局的电话,一番客气后,转脸对于德福说:“我联系好了,明天你去县民政局找优抚科。”然后转向李金才:“我建议让陈会计跟于德福跑一趟。”

李金才眼眉立起来:“于德福,你别给我添腌臢,谁眼红脚瘸的,真是的,没事瞎逗闷子。”

于德福冲仨人一个坏笑:“反正我也是残疾人,以后不关照着点儿,我还会闹。”然后踮着脚在屋里转。